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縣丞管韶　同刊

○官門

漢太初官名

武帝改易官制大抵侵柔公卿之職而成左右之勢度先朝之舊典設官分職率改爾圖者其弊一至于此

漢高帝紀綱大基庶事草創而丞相宗正二官之置率不過因秦舊名歷惠文一意休養迄于景帝雖號稍有更革然自太常廷尉至于太守十餘官之外無他聞焉其惟世宗才雄畧大蓋出千古凡厥制作既已爭先儷美於前代令主而官名之定至太初之元而又加詳焉故以郎中令為光禄勲以典客為大鴻臚以大農令為大司農以中尉為執金吾而列卿武官之名定焉以祠祀為廟祀以中大夫為光禄大夫以

家馬為挏馬以行人為行令而太常光祿大僕鴻臚屬官之名定焉以考工室為考工以左弋為佽飛以居室為保宮以甘泉居室為昆臺以永巷為掖庭以東園主章為木工而少府將作大匠屬官之名定焉以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左內史為左馮翊以主爵都尉為右扶風以諸侯王之太僕為僕而三輔之官與侯國之卿定焉至若置太卜於太常輅軨於太僕別火於鴻臚建章營騎於光祿則帝之命名又皆有深意信乎足為一代之法程也初帝在建元二年常省太尉之官明年置期門又明年後廷尉自是稍有損益若五經博士若大司馬若司直若諫大夫若水衡若部刺史若三輔都尉既各因事以建官因官以立名至是然也又定為徽號而易他官之弗雅馴者焉其後如司隸之直如羽林之吏如直指之選曰搜粟曰屬國曰農曰奉車曰駙馬則以命都尉之官者也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曰護羌則以命校尉之官者也事有一官官有一名名有一義小大相屬內外相維文武相資以濟登一時之治則帝之豐功偉烈挺然為士

制之右者其以此夫

漢刺史

漢制十三部刺史按地理志云周改禹徐梁合於雍青分冀以為幽并武帝攘郤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至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京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以此攷之則是初置十三州刺史乃是禹貢九州之外加以幽并及交州朔方為十三也刺史之置在元封五年後十五年至征和四年始置司隸初猶未領郡也後始察三輔三河弘農近郡云然郡守秩二千石而部刺史止六百石成帝時何武翟方進言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成帝從之逮哀帝時朱博請罷州牧置刺史未幾改為牧光武中興建武十八年罷州牧而置刺史此刺史廢置之大畧也部刺史既專以督察郡國為事凡二千石長吏有善狀者皆得以為薦達于朝章帝世馬嚴奏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觀此則知漢刺史雖任以督察而其防檢之法亦不為不備矣此刺史

薦舉之制也部刺史專以進退二千石長吏為職成帝故時朱博刺冀
州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明刺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觀此則刺史所職特守令而已此其職之所止也世祖中興喜任明察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驗
然後黜退至是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之吏朱浮上疏言之此可
見刺史劾奏之制也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
攷殿最歲盡詣京都奏事王尊傳云琅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
郲九折阪歎其路險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以
誦論問其得失此皆述其行部之制也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翟方進
刺朔方傳云所察應條輒舉再三奏事遷為丞相谷永刺涼州傳云奏
事京師訖當之部何武刺揚州傳云每奏事至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
謝恩此皆其事也至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蓋自是而絕
後漢云刺史歲京師奏事光武但因計吏不復奏事矣

此刺史奏事之制也漢世刺史專以六條察二千石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何武為楊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史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聽吏訟所察過詔條則欲偏郡國侵預其事初文帝時魏尚(馮唐傳)為雲中守軍市之租盡以給士卒其於恩賜閭里止令丞尉親行自致(文紀元年)而歲時遣丞相掾史按行郡國每有調發則虎符參合以為驗(文紀二年)未聞遣使以生事者也武帝一切務興功利一介之使矯制州郡則發倉粟鼓鹽鐵誅梟帥以興轉漕(司馬相如)斬司馬以調樓船(嚴助)於是始遣命使以行於郡國則州郡之權盡出於天子之使長安置馬不具則當斬(汲黯傳)內史負租課殿則當免(兒寬)會稽守計簿不上則賜書詰責甚者均輸鹽鐵等官分布措置(漢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則州郡無一孔之遺綉衣直指之使誅斷斬伐而州郡無一日之寧末年姦究遂至於不可制蓋州郡之權輕動有牽制而不得逞及沈命之法嚴州郡惟恐自累而得罪宣帝懲武帝縱橫之弊一切還州郡之權丙魏為相時遣掾吏按事

郡國所奏者不過風雨災變而已長安吏民闘毆橫道觀過不問盖不肯以一毫事外之職而親郡國之權是以趙廣漢守京兆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皆百石張敞相膠東諸吏捕盜有功者一切比三輔尤異

看張趙二事見帝留意吏治其寵任守相者至此

黃霸治河南則獨用寬和為名龔遂治勃海則得一切便宜從事且無拘於文法可以見假借諸郡國至此爾故嘗謂文帝在位未嘗遣使遣使之煩自武帝始勸農種麥則遣謁者(元狩三年秋遣)存問鰥寡則遣博士(元狩六年夏遣)昭帝遣廷尉問民疾苦(元始元年王平等五人)宣帝遣御史掾舉冤獄(五鳳四年)元帝以方田作時蝝蟲失業則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初元元年)以郡國水災而不能以自振則遣光祿大夫嘉等十一人成帝旱(河平四年)或遣太中大夫存問耆老(元始四年)或遣諫大夫舉三輔冤獄至食貨志則又有好農使溝洫志則又有河隄使者谷永傳又有護苑使者皆隨事而置也

非特此也漢郡國亦皆有他官按地理志京兆馮翊等郡則有鐵官渤海東萊等郡則有盐官太原郡則有家馬官河內成都則有工官陳晉

齊郡則有服官南郡有發弩官江夏有雲夢官廬江有樓船官九江有陂官有湖官千乘郡有均輸官丹陽郡有銅官巴郡有橘官遼東郡有牧司苑官南海交趾郡有圃官有羞官蜀郡有木官此皆領於朝廷之官而布在郡國後志曰凡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此皆漢制之可攷者也

漢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元狩六年遣博士大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漢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得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元始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世種者

元始三年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漢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存問鰥寡覽觀風俗

五鳳四年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漢元帝初元元年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建昭四年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

漢成帝建始三年元元冤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毁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

陽朔二年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遣

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為嘉元年方春生長時勿苛取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寃獄

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

漢平帝元始元年遣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斂者償其直

漢守令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趙廣漢將兵蠡蒲類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博名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盡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蠡郡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而文滅省他用而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治東海大豪而一郡莫敢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

值徼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
為渤海亦頗承指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
固知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地雖大其權雖重俯
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盖上有馭之之道也杜延
年吾丘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竊發則璽書詰責之而治行第一課
最上聞者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政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
循吏也然漢有武帝以來凡傳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太中大夫及博士
以上初無遷轉之法必補守相外任或治効昭著則入補九卿若治郡
無狀則不復升矣是以人皆樂從而治郡亦多勉勵此亦良法也嚴助
以中大夫守會稽上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
郡吏是也以其三年不上計則因留侍中不復與轉地官矣朱買臣亦
以中大夫守會稽破東越有功乃召入為主爵都尉列為九卿汲黯亦
以中大夫守東海歲餘入治召入為主爵都尉列為九卿兒寬以中大
夫遷左內史議封禪稱意即為御史大夫公孫洪以博士一歲至左內

史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蓋自侍從左右出補守相乃漢初之法武帝用之甚彰明也宣帝頗留意守相申明武帝法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以丞相司直守平原不樂乃上疏以為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末而忘本此乃不知漢之典故而持此論耳由是觀之內秩卑而出當外任無不效功而樂進若內秩崇而補出為左遷雖賢者亦不樂此若雖有侍從文學之才而不明於政事不得選用則老於郎中大夫之間而終不得越遷東方朔言武帝既招英俊程其才能用之如不及時國家多事自公孫洪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恢諧而已枚皐傳言皐拜為郎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傳得尊官盖可見也漢制萬户以上為令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為卑矣有丞尉以佐治又有三老嗇夫游徼相與助其縣事故凡舉賢良孝廉茂才直言者皆得遷補為其或郡縣吏勞績著光禄勲舉四行亦得為令議者以循吏傳不紀縣令往往以令為卑而不知

漢之待縣令顧亦不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焦延壽以小黃令以課最而增秩蓋未始視令為卑秩也至於境有盜賊不專責之任而責之遊徼朱博是也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拘於律王遵是也韓延壽為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重為煩擾朱博為琅琊太守不肯令掾行縣曰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薛宣得吏民罪名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代縣治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為而不制於州郡故能不迫於勢不拘於職盡其已之所當為而聘其長才未始一切束於郡太守也漢初縣令長無表表著聞者武宣而下始聞見之選補之初說者以為自郎以上至于中郎凡四等專以待補縣令故後漢猶言郎官出宰百里然詳而考之亦豈盡出於郎官也蓋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是也有自賢良舉者魏相貢禹是也有自直言舉者王尊是也有自方正舉者房鳳是也有自茂才舉者薛宣龔勝是也有自四行舉者何武是也有自能治劇而選者陳遵尹賞是也有自郡吏積功而遷者朱博王訢是也則進之之路亦廣矣然

必出於天子之命非州郡所能辟置故張敞補吏有功者數十人為縣令必上名尚書雖薛宣使兩令換縣亦必奏聞而後行事此其實也至於治迹著項刻超遷之賞亦厚故有遷郡守者王尊魏相是也有遷刺史者朱博是也有遷諫大夫者劉輔是也有遷京輔都附趙廣漢王訢是也有遷御史中丞者薛宣是也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焦延壽是也然治漕運如卜式除盜賊如尹賞舉廉吏如薛宣無非其職者

甚者魏相為茂陵許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令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權任亦可謂重矣然有謁郡守則步入府而因吏謁迎天子之使者則負弩矢而前驅督郵案縣得以按劾記微見及不免解印甚者繡衣使者至欲斬王訢買馬不具至於斬長安令恩遇不降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稱疾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免冠即去也前漢每有詔下言守而不言令至後漢稍重其權故明帝嘗詔不得繆辱黃綬詔下始言守令矣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校正
縣丞管韶　同校

○官門

歷代守令

自秦廢封建之法罷侯置守漢興孝文始為銅馬竹使之符而景帝立未監兩轄之制凡以重郡國之任故有守令入為公卿出宰百里莫有治理效者增秩賜金久任其任故終漢之世風流美績斑斑可考焉若黃覇以教化治潁川龔遂之儉約化渤海朱邑以存問耆老為心文翁以建立學校為盛信臣以興科勸農而盜賊衰杜詩以誅暴清平而威名赫立以至任延學禮於九真錫光變俗於交止魏尚廉范之守雲中而匈奴逃遁祭彤陳禪之守遼東而胡蠻威服皆刺史郡守之得人者也至於萬户之令一邑之長皆有著稱脩德則大丘之陳寔教化則雍

丘之劉矩卓茂之治密則人愛而不欺魯恭之治中牟則化及而致異以至董宣之在洛陽劉昆之在江陵虞詡之在朝歌鍾離意之在瑕丘此皆前世得人之盛而後世莫及焉及曹魏之世則杜畿之守河東鄭渾之為沛郡倉慈之抑權右蘇則之撫流俗至於為令則有若楊沛之宣奉科法爲晉室之興則魯芝之勉以黃霸胡威之傳父清德鄧攸開倉以振貧曹攄繼因而復會至於為令則有劉超之推誠於物爲宋氏之世間有其人王鎮之之不受俸祿江秉之之不營田業杜惠度之為政纖密則如治其家斯亦顯然而可道者也至於南齊則虞愿以清廉顯於晉安傅琰以奇績顯於山陰南梁則庾蓽以潔白稱於會稽丘仲孚以權變過於劉傳北魏則張應清白著稱竇爰政績聲譽齊宋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境房豹以一井得甘泉為政所致降及于隋則有若梁彥光之守鄴郡而以儒學移風俗公孫景茂之治零陵而以秩俸買牛犢辛公義則又有慈母之稱魏德深則有歸市之感漢唐之代多得其人韋仁壽之鎮撫南寧賈敦頤綏治東洛倪若水隆儒於汴州薛大

鼎興利於滄州田仁會之暴身致雨韋景駿以至孝感人擒盜輒捨則元德秀道不拾遺則張允濟與夫李朝隱之清正剛烈韋抗之不事威刑至於五代之際猶不乏人如郭延魯之守沁州而父子繼聲待令謙之治趙郡而號為政此亦一時循廉之吏也夫曰魏晉以降其間守令之賢雖隨世而有然終不及兩漢何哉文中子續詩至郡縣之政每傷焉曰其從也雖有善政未及行也蓋必有久任責成之意而後吏治可興也

漢元功侯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英傑之輔經營共其始成始同其功安榮增其眷而悠久襲其慶故太常之書司勳之二盟府之藏周家之制其有由來矣漢高帝龍興泗濱虎嘯及豐谷一時之士咸願效其盡寸以垂著於竹帛始自未文之歲魚鱗雜襲墳然來附五年而東克項羽趙定功而行封六年而剖封功臣曹參等皆為通侯蓋始有通侯之籍矣班氏作史本原其功以為八載之後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有封不之誓用書之

信白馬之盟又有十八侯位次之作弁述其後以功次定朝位表漢興以來功臣因其元功之侯籍以昭之夫所謂十八侯者何也盖嘗攷之顔師古之注則以為蕭何也曹參也張敖也周勃也樊噲也酈商也奚涓也夏侯嬰也灌英也傅寛也靳歙也王陸也陳武之與王吸也薛歐之與周昌也丁復之與蟲達凡十八侯者此其功之尤著者也既定十八侯之位合而言之則百四十三人皆著于籍而謂之元功其尤大者若禹成功而升於帝若旦有勳而封於魯以及其次儷景同番悉傳苗裔若商大烝而誇爾祖之與若君牙受任而羨世勞之紀君之報於臣臣之報於君歴萬世猶一日也自時厥後開朝藏覽舊籍宣帝以降中興之祚四七佐命按籍咸在光武以傳再造之業揺厥所元皆高皇發之若乃蕭何位第一而居表之十三曹參為次而居表之首周勃位第四而居表之十四盖籍以功為序而表以封前後為序也陳平與張良同為腹心平之位乃在四十七而良之位乃在六十二或者曰此良平之智當其以功次定朝位之際自貶以晦其迹而非元功之本籍然踈

固作泗水亭銘十八侯之次有良平紀通而無奚涓歐舞丁復則知良平之在侯籍本非下第也若張敖本無大功可以為蕭曹平勃之亞而其班乃在三得非以其肺腑之恩乎若表之序侯者百四十三人而表增十人去其外戚王子而猶為百四十有七人得非其或有所附益乎亦不可不知也其後在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而外徠者亦侯在孝景時始開封賞之科而降者亦侯在武帝特興胡越之伐而將帥受賞凡應本約者亦封後世承平頗有勞臣故班固於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後又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輯而序之以續元功之次又所以見其君能繼高帝之志云

漢侯籍本末

高帝五年冬克項羽趣定功行封。六年十一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今謹按史記年表高祖功臣凡百四十三人班固表位次目三十有七人加呂外戚王子六人亦凡百四十三人而表尾定數乃曰百四

十七人加外戚王子凡百五十三人固之誤也或者傳寫之訛四十
七人當作三十七五十三當作四十三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厲國臣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冊
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表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文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列侯畢又受
封至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功最多且第一然上心欲何為第一鄂
千秋曰蕭何當第一參次之上乃令何第一
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英傳寬靳歙王陵陳
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
右見顏師古注
酇侯蕭何第一
今謹按文穎曰酇音贊臣瓚曰國在南陽師古曰或云何封沛郡酇
縣才何反非也按地理志南陽酇縣云侯國沛酇縣不云侯國也孫
氏曰有二縣音多亂屬沛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茂陵書何封國在

南陽宜呼贊今呼嵯嵯舊字作鄼所由亂也

舞陽侯樊噲第二　留侯張良第三　絳侯周勃第四

平陽侯曹參第五　戶牖侯陳平第六

今謹按世家高帝封平為戶牖侯帝出平城南過曲逆乃以平為曲逆侯是戶牖為始封而後封曲逆也今十八侯位次從平始封則位次作于圍平城之前也曲逆二字在漢書音義亡別音五臣注陸士衡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逆音遇不知何所據漢書高帝紀云又戰曲遇東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丘羽反恐此不可來其證也

南宮侯張敖第七　曲陽侯酈商第八　潁陰侯灌英第九

汝陰侯夏侯嬰第十　陽陵侯傅寬第十一

表謚景漢列侯位次傳謚忠武

信武侯靳歙第十二　安國侯王陵第十三　襄平侯韓信第十四

棘津侯陳武第十五　曲成侯蟲逢第十六　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青陽侯王吸第十八

右見班固泗水亭銘

高后二年詔曰高皇帝臣餝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臣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等言謹與絳侯臣勃曲陽侯臣商頴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紀本高后復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表

呂氏曰自十九臣下皆平所定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處固善而晋侯之第尚在六十二何邪蓋平以知自將固不與功臣爭先若晋侯濬然事外雖亭西逆之前亦所不顧也高帝素諒雅意在當特先後必畧有定次高后世特因其舊而詮品之耳

曹参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前後故也孟康

注

高祖旨云吾得天下縣張良稱其才也叙位乃以曹參此蕭何校其勤也至如户數多少或以才德或以功勞亦一定也故稱蕭何位第一户唯八十張良一萬户而位過六十他皆類此注師古。史記呂后七年丞相平言武信侯呂禄位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

呂氏曰蓋高帝定十八侯位次何第一參第二敖第三今年蓋定諸侯朝位蕭曹皆死必逅還張敖第一敖既死遂以禄補其處耳

孔衍魏漢春秋曰漢高祖封許負為明雌亭侯裴松之以為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不然

景帝子中山王勝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劉備傳

漢麒麟功臣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記其官爵姓名凡十有一人首博陸侯姓而不名次張安世次韓增次趙充國次魏相次丙吉次杜延年次劉德次梁丘賀次蕭望之

次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
召虎仲山甫焉自黃霸于定國朱邑張敞尹翁歸夏侯勝等皆以善終
著名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蘇武傳

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法其形貌署其名爵姓名
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
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
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　次曰御史大夫趙平侯杜延年
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　次曰少府梁丘賀
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　次曰典屬國蘇武
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
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又論

博陸侯躬秉節誼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功德甚茂其冠群后尊而不名

張安世宿衛忠正勤勞王家　韓增寬和有守世載令聞

趙充國料敵制勝奮威先零　魏相嚴毅廉正總領衆職

丙吉寬厚不伐同心輔治　杜延年典司朝政練習憲章

劉德宗室之良持身謹厚　梁丘賀儒術自進列位九卿

蕭望之忠正不撓經術該明　蘇武執節忘身不辱國命

漢建武封功臣

漢光武以睿明英武之資龍飛白水洗滌氛祲復振炎統羣臣翼附爰立雋功昆陽既捷尋邑奔殪進拔邯鄲北州弭定尤來大搶巢穴蕩析銅馬朱鮪先後乞降雖宸斷廟謨冠軼古昔而出奇畫策推鋒鏖戰抑謀臣猛將是賴厥既即祚高邑定都洛陽帝謙然不以為己功推勞于下以建武二年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議貿

古制盛意隆旨曲示優渥乃命謁者畀以印綬乃頒制策爵謚示戒謹爾侯度傳爾子孫長為藩屏以固王室若鄧禹則自酇侯而更封梁陳俊則自列侯而更封新蔡蓋延則自建功侯而更封安平若景弇之於好畤王霸之於富陂任光之於阿陵李忠之於中水皆更封也若方脩之於槐里劉植之於昌城朱祐之於堵陽杜茂之於若陘亦更封也其定封寇恂馮異則有雍如陽夏之別其定封吳漢祭遵景丹則有廣平潁陽櫟陽之號曰固始曰成安則以封李通臧宮曰昆陽曰杭父則以封陳俊如隆曰拾邑曰武陽則以封宋洪宋浮賈復以冠軍益封而加二縣陰識以陰鄉增封而遂辟邑丁綝以不求美縣而封定陵新安鄉侯史冊所書焜燿舄奕始與元功侯籍相為始終厥後東克青齊西定隴右龕蜀之區既平既一故建武之十三年班勞策勳更封增邑凡三百六十五人又益盛矣高秩厚禮吏職不任特進朝請加于元勳優游含洪流慶于後計慮深遠何以尚茲至永平之世慨想舊烈而繪象于雲臺逮夫永初聿追盛懿而以紹封大功臣掞無深端皆建武之制發

之矣

東漢表及本傳建武二年丁恭議封功臣

淮陵侯王霸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十三年增戶邑更向侯

阿陵侯任光建武二年更封阿陵邑萬戶

中水侯李忠建武二年更封中水邑三千戶

槐里侯萬脩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

昌城侯劉植建武二年更封昌城侯

觀津侯劉喜建武二年更封觀津侯

浮陽侯劉歆建武二年更封浮陽侯

劉植傳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世祖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殁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

櫟陽侯景丹建武二年更封櫟陽邑萬戶

傳建武二年定封毋櫟陽侯帝謂丹曰今聞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萬户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爾

雍奴侯寇恂建武二年平潁川封雍奴邑萬户

傳建武二年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户

安平侯蓋延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十三年增封食邑萬户

陽夏侯馮異建武二年定封陽夏侯

廣平忠侯吳漢建武二年定封廣平食四縣

傳建武二年帝遣使者平璽書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平
凡四縣

鬲侯朱祐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邑七千三
百户

高密元侯鄧禹建武二年春更改梁侯十三年定封高密食四縣

傳建武二年春遣使者定封禹為興侯

膠東剛侯賈復建武二年八月封三縣

傳建武二年益封櫟朝陽二縣十三年定封膠東食三縣

祝阿侯陳俊建武二年更封新處侯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

參遽鄉侯杜茂建武二年更封若陘侯十三年增邑更封條侯

潁陽成侯祭遵建武二年春定封潁陽侯

傳建武二年春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

固始恭侯李通建武二年封

傳建武二年封固始侯

山桑節侯王常建武二年封

郎陵愍侯臧宮建武二年封

成安侯銚期十三年增邑封酇侯

好畤愍侯耿弇建武二年封食邑二縣

傳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二縣十三年增邑

慎靖侯劉隆建武二年封亢父侯

傳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

昆陽威侯傅俊建武二年封

新息侯朱浮建武二年封舞陽侯

陵陽侯丁綝建武二年封定陵新安鄉侯

傳丁鴻父綝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乃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勸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陵陽侯

宣平侯宋弘建武二年壬子封栒邑侯

傳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馬封栒邑侯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官門

官兵士風田賦刑法曆法

法久而必弊天下必然之勢也弊久而必變人主更新之治也昔者聖人作易論〔黃帝堯舜〕之治而乃歸之於通其變使民不倦未嘗累聖相承之日而聖人通變之說乃或出於其間是豈所以為繼承之訓哉蓋自古人之治天下有繼承之規有因仍之弊故守繼承之規者固不可有輕變之心處因仍之弊者則不可無通變之道官之日以冗也兵之日以殺也士風之日以浮薄也田賦之日以重也刑法或不能以勝人之情偽也曆法或不能以合乎天象也是皆治道之大綱國體之所重而人主實維持而運轉之其可坐視其弊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者乎

聖人於易丁寧其說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近欲天下
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歎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
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者
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官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加官而近臣盛入
財為郎而郎選衰置刺史建水衡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有工多者置
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以弊漢之兵京師則有南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
民年二十則傳于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制兵非不善也至於
後世內增七校外置樓船城門則有兵六郡則有良家子隴西北地則
有戍卒而調發之數及於七科謫故漢之兵日浸於弊詣丞相府書行
義年詔下郡國孝廉貢舉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上書自衒者
日以千數而功令釋士額乃誘以利祿士風為得而如古千五稅一視
古為輕租稅之減或及其半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假民之田
者則有稻田使者掌其賦池妃之所田則有水衡都尉以掌其入田賦
為得而復古自三章而九章禁罔踈闊而民重犯法不為不要矣及張

湯趙禹之流更法定令奏報録囚殆不可以數計見知故縱之法出而
人始不得以安其生矣刑於是而又弊自顓帝至于太初以律起數而
得九九之數不為不精矣及四分曆行而其名乃出於圖讖至乾象曆
雖鄭元以為精密而或者以為減斗分太過曆於是而又弊矣以六者
之弊漢家嘗不免而竟未有起而振之而使之無弊此更新之治所以
不復見於漢也唐之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臺省寺監上下相承中書
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制官非不善也至於後世斜封墨敕其濫為
甚諸使之名紛然四出督賦稅則以租庸為之使總財用則以鹽鐵為
之使故唐之官日趨於弊唐之兵番上諸府而隸於諸衛折衝果毅以
季冬防團火隊等級相統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輙罷置
兵非不善也至於後世當役更代多不以時所請侍官委假充役州縣
調發壯勇而富者以財免貧者雖老弱亦不得而逃故唐之兵日趨於
弊由學館者曰生徒由鄉貢者曰貢舉至於制舉則天子自詔其取士
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明經者但記帖括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

通經史士風烏得而如古以口分世業授之田以祖庸調制其賦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兩稅之法乃定於大曆科率最多之歲而其後折納和市之法開至比大曆又再倍焉田賦安得而復古自武德之十二條而正觀遂定之以律令格式條目森列不為不審矣及周興來俊臣之徒日以嚴酷從事至其後如所謂開元格後勑者大抵繁冗而吏又旁緣而為姦此豈非刑之弊乎自武德戊寅曆而至於大衍以易起數而本於天地之二中不為不情矣至元和觀象曆則無節章之法而測驗不合邊罔崇元曆雖號善算而乃用簡捷超徑之術無復古法矣此豈非曆之弊乎夫以六者之弊唐皆不免未有能振而起之使之無弊者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唐也。請以周明之周之成王亦繼承之主也當累聖相承之後方且定都中土以肇新其治以言其官則董正治官設官分職舉天下之事率屬於三百六十之中故官不冗而事以舉以言其兵則師旅伍旅兩定於司徒四時教戰掌之司馬故兵不冗而國以強於教師書孝弟睦婣於黨正書德行道藝於鄉大夫

三年大比則舉賓興之典以作天下之士而士風日盛司徒掌任地之法載師掌近郊之賦而九賦九貢則冢宰又總統之以均天下之財而田賦日輕司寇有議親議功之法士師有五禁五戒之辨至於布憲以憲邦之刑禁宣布于四方則其於刑也何患乎畧馮相之辨四時之叙保章之志日月星辰至於太史則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則其於曆也何患乎差舉是數者皆舉而更新之此所以能覲文王之景光揚武王之大烈也大抵繼成之治初非苟安於因循變通之義初非有疾於薄守自後世執繼承之說而不深明聖人變通之義此所以馴天下之積弊而常患其多弊也愚以為天下之弊不足慮也於繼成之初而一掃天下之積弊而更新之是乃聖治又新之日也王通氏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湯之盤銘曰日日新愚敢以是為今日獻

監司

古者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冢宰施典于邦國則必首之以設其牧

職方氏邦國小大之相維則必始之以王設其牧此即古之監司也迨
秦罷封建而置郡縣有御史以監諸郡漢刺史無常負時遣丞相史分
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寃罪武帝始置十三部刺史秩六百石專以六
條察二千石郡守秩二千石而部刺史為之監臨秩不過六百石其秩
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
有言縣丞尉者令各詣郡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
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至於飭宣舉措
須奇代二千石掾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逼郡國侵預其事矣成帝
時何武翟方進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準乃更為州牧
秩眞二千石哀帝復為刺史元壽復牧後漢光武復置十二州刺史其
一則屬于司隸校尉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
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重刺史之權故不復委三府披驗矣李膺為
青州刺史守令畏威賈琮有冀州刺史百城聞風振竦唐分為十道置
巡察使其後改為按察使姚崇在開元時云今擇十使猶患未得人亦

可見其遴選矣慶曆初仁宗開天章閣俾二三元老條陳當世之務而富公弼范仲淹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於是張温之王素沈邈分道按察黜陟幽明而政令一新范祖禹曰祖宗刻削藩鎮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

守令

古者分士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各治其國之民而縣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自秦罷侯置守而守之名立漢萬户以上為令而令之制詳文景之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孝武時董仲舒兒寬公孫洪居官可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政平訟理與我共此者其為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侯闕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之屬皆稱其位召信臣之守南陽朱邑之守渤海皆以治行第一擢魏相以茂陵令最而遷刺史焦延壽以小黄令最而被增秩西漢之守令何如哉光武以細書賜方國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杜詩之守南陽則有杜母之號郭伋之守潁川則有賢太守之名以至卓茂之為密令而教化盛行王渙之令洛陽而寬猛得宜東漢之守令何如哉唐太宗嘗曰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刺史於屏風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於是官得其人元宗開元時復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常任縣令者張九齡言於元宗亦曰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事是以賈顒之在冀州鄭德之在瀛州薛文鼎之在滄州皆有治理行故時號為河北三刺史賈實之令饒陽則政尚清淨張允濟之令武陽則孜孜於愛利何易于之令益昌則以俸入而代輸賦唐之守令何如哉慶曆初天子鋭意致治而富公弼范仲淹首以守宰不職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切攷轉運之職置於開實提點刑獄之司置於

淳化至于嘉祐而轉運復分運判之目熈寧更新治具增置提舉常平之官彼皆使者也苟監司得其人則守令之不稱其職無有也昔范公祖禹作唐鑑因姚崇擇十使之事而有及於守宰監司之弊而其說曰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

冗官

周建六官屬各六十總之為三百六十焉其間如掌舄掌荼之屬說者則以為必兼官無事則未必置也行司馬輿司馬之屬說者以為非專官臨事而後置也至於冢宰歲終之詔廢置又有所廢者焉司士之歲登辨其損益之數則又有所謂損者焉夫以三百六十之職以待天下之才而其中又為之省約曾又如此則天下之官安得而冗漢初建官以三公統九卿以丞相史分刺郡國衛將軍也或至詔罷即問決獄或責之廷尉是以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歲漕關中粟以給中都官初未見其冗也自武帝以好大喜功之心承文景積累之餘故治財之官既有大司農矣而又有水衡都尉焉既有少府矣而郡國又置鹽鐵

之官焉給兵之官既有衛尉矣而羽林期門復置焉既有中尉矣而越
騎胡校尉復置焉廷尉之外又有京師三十六獄則治獄之吏冗刺史
之外又有綉衣直指之使則分刺之官冗光武中興於是為之減省吏
員併縣置四百餘吏十置其一能禁錢而去水衡併七校而罷都尉三
十六苑止置一苑黎陽五營止存一營漢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唐
初太宗省内外官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故三
省而下繼以六部六部而次繼以九寺臺有御史而獨司糾察監有八
監而互以相繼是以唐世號為簡易之法官不冗而禄易給初未見其
冗也自中睿而後斜封墨勅之弊分散四出而車載斗量之譏日以滋
甚加以開元天寶之間兵興多事於是糜然無度水陸則有使矣而租
庸又置使焉度支既又使矣而塩鐵又置使焉木炭則又使青苗則又
使群牧置使而大僕之職冗户口置使而户部之職冗李吉甫以為内
外官仰俸廩者無慮萬員財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調無數於是減
省冗官凡八百矣李德裕之相武宗亦以為省官不如省吏於是請罷

郡縣吏凡三千餘員唐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蘇軾以為近世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

久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府六屬屬各六十天官之掌邦治地官之掌邦教而治教不相紊也宗伯之掌邦禮司馬之掌邦政而禮政不相亂也司寇之掌邦刑司空之掌邦事而刑之與事又各有職也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故三百六十之職皆終其身而不易其事是以歲終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夫然後可以責其成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大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張釋之十年不更其任于定國為廷尉凡十八年外而郡守有治理效則璽書褒美增秩賜金不以輕易有為京兆尹九年如張敞有為刺史五年如何武有為郡太守八年如黃霸此所以治效可觀也晉宋以來

元嘉之政守宰以六朞為任及後世乃有三年不滿之制而古意失矣自唐以資格任人而士懐苟且之習州牧更易或一二歳或三五月則盧懐謹言之以亟去之官臨苟且之民則陳祥道實論之宋朝任官不肯輕易李漢超守關南則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十二年北猶曰將帥之任用者然也及魏丕一之典作坊亦十餘載不易故器械精辨劉温叟之為御史中丞亦二十年而不改故以方正顯名以至陳恕之任三司使十七年陳堯佐之為太常丞亦十三年皆祖宗任用之要術也昔司馬温公論至治之要亦以為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唐虞命官各守一職終身不易而荊國王文公亦謂方今用人今日使治財明日使典獄已而又使典禮夫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所為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

爵禄

周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曰爵以馭其貴禄以馭其富司士掌群臣之版而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禄載師之職有士田賞田而鄉大夫之

采邑則有大都小都之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外而公侯伯子男則有九命五命之制內而公卿大夫則有八命四命之別是古人未嘗以妄授也自春秋之時吳越之君僭號於中國而古人列爵之意遂亂戰國之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職遂闕今其遺制僅見於王制孟子之書自公一位而至於子男同一位者皆爵也自君十卿祿而至於下士在官者之祿皆祿也秦置二十等爵自公士以上至于列侯以比古之卿大夫士漢初因之如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列大夫增而至於賜食邑夏侯嬰以大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至執帛增而至食邑其一職一所載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出於上之特恩至武帝時又有武功爵自造士而至于千夫而至于軍衛用以賞軍功爾若夫封侯之爵則有二等同姓而封者謂之諸侯王異姓而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此其畧也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亦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皆以穀計也至於所謂丞相大將軍奉祿月止亦六萬是漢祿

益多而錢少貢禹爲諫議大夫秩八百石而俸錢月止九千二百蓋寬饒擢爲司隷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號爲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祿之態惟小官卑秩猶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侏儒而諷上也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百石以下俸十五自是小吏稍優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二百石以下不改西京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未嘗減小吏之俸也唐之封爵凡有九等掌於司封自子男而上至于王給祿之制視其品數方正觀時從褚遂良之言罷公廨捉錢令史而本府仍給月俸所以養其廉也其後定制京諸司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有差至於月俸之制常衮嘗爲裁限李泌又量其閑劇而請增之此唐之大畧也宋朝懲藩鎭之弊而封爵之制寄之虛名太祖始定添支之制太宗增實俸之給咸平定職田之制嘉祐定祿令之格元豐改官制以唐文階易省部寺監官歸鑿本職號階官爲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內外任使削憲銜晋勳十二轉此亦得古人制爵祿之意也

賞罰

周之八柄有予以馭其幸誅以馭其過而內史詔王亦曰予曰奪司勳掌六卿之賞地以等其功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而誅賞之此古人賞罰之大畧也春秋之時賞罰之權不明於上而夫子將以是而寓之春秋之書戰國齊威王猶能用其權其烹阿也非惟及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封墨也非止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此其所以公也秦誅名而不責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見於公孫洪之策漢高祖不以舊怨而封雍齒不以私恩而斬丁公此亦有公天下之意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然而趙蓋韓楊之誅罰非所當罰王成偽增户口之賞賞非所當賞諸葛亮在蜀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罰此所以號為治國也唐太宗誅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鄭公而忘平日之讎裴寂貨賂公行雖故

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而乃錄其功而賞之故嘗謂房元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賂長孫順德不能盡出於公故魏徵有曰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天子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者正謂是爾太祖創業之初王仁贍以下蜀而輒開府庫不免責降曹彬以平蜀而清謹廉潔遂蒙升擢節鉞之除未嘗輕以賞將帥而川班殿直妄訴邀賞則即日誅之

銓選

古者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此皆古之法也漢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太僕立功自高

及文猶未離乎舊職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洪從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拘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而專主選舉所用者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此光武之法也其後簡試之法壞而復變惟毛玠之典選其所進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於是而有名於魏山濤之典選每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擬數人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故於是而有名於晉後魏崔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而魏之失人自崔亮始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郎則分其二其擇人之法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四者皆在所可取則以德行先之德均則以才才均則以勞其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自五品以上則不試于選自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則以類而聯其名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給事

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則駁其非既審者則以聞自是而外又有所謂小選南選東選之名而所以釋之法則一也自裴行儉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升降之等而銓法始變張仁偉造姓歷改狀樣銓歷之式而銓法遂密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而銓法遂變姚崇宋璟患斜封墨敕之濫也乃合三銓而通掌之於是有通銓之事宇文融患吏部選舉之不公也欲精其選而分掌之於是有十銓之名其後楊國忠以右相而兼吏部悉唱注於都堂以誇神速而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法遂一旦而盡廢此法之所以壞也宋朝太祖文武常參官非有勞未嘗進秩考滿叙遷之法稍不復舉是時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

諫諍

古者諫無常負知無不言故益虞官也而戒舜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皐陶士官也而戒舜曰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三代之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太僕之命亦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師氏以微詔王保氏之掌諫王惡司諫之攷鄉里之治內史之詔王聽治皆諫官也秦人惡天下之議己恐有以遏絕其路故置諫大夫之官而言路始狹漢高祖好謀能聽從諫如流酈生之諫輟而聽之子房之謀吐哺聽之躡足之諫隨即聽納排闥之諫笑以優容孝文止輦受言而郎官得以進諫袁盎郤坐而宮闈亦不忘於納諫武帝開汲黯戇直之言而不以為怒聞吾丘上林上林之諫而不以為過徐樂嚴安以布衣而諫伐匈奴而不次除擢東方朔以恢諧而諷諫左右而未嘗譴斥然狄山以諫用兵而見棄顔異以腹誹而見諫則聽諫果何如耶唐太宗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而又導人使諫每群臣奏事則必假以辭色張元素之諫營繕則嘆賞而加賜李大亮之諫求鷹則賜詔而褒美魏徵之諫通西域則從之王珪溫彥博之諫貫祖孝恭則又從之然而皇甫德參之諫未免於譴怒褚遂良高麗之諫竟棄之而不納搖指書空之意停昏

仆碑之事乃於末年見之德宗詔延英坐曰許百司長官巡對若好諫者然宴公輔一言忤旨則反疑其賣己陸贄之忠誠論諫數十百篇而輒棄之於患難已平之後故正元之十八年史臣書之於紀者曰罷正衙奏事而元稹奏疏於元和之初亦曰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而諫路自是塞矣宋朝諫官以左右分隷兩省中書同為一區正欲於造命之地彌縫其闕雍熙中置左右司諫慶曆中增置諫官四員太宗時冦準奏事力爭手攬御衣欲决其事仁宗歐蔡余王論事無所避而俱賜章服

考課

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太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則又命於其屬入會乃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内宰則稽其功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雖醫事之微而醫師亦於歲終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所屬也上下迤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

會計之煩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攷於一職之長既攷於一職之官而後攷於一官之長攷於一官之長始盡攷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各攷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攷於司會則精詳而備察而可以防其隱蔽也漢考課猶有古意郡守辟除守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史攷之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廉補塩官長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茂陵令蕭育為漆令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也刺史廻行所部郡國考課最歲盡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鮑宣曰左馮翊宣攷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攷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正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攷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

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然漢之課吏皆每事而攷韓延壽為東郡決獄為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兒寬為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課利次最此租稅課也後志注曰令長歲盡計縣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上其簿於郡課校其功則戶口墾田錢谷亦各有課也雖然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列侯居相國領主郡國上計為計相其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帝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其縄責長吏宣帝黃龍之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在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漢之責宰相以課吏不為不嚴矣然而膠東偽僧流民戶口至以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褒賞臨淮郡國界誤至減田四百頃而康衡目領計簿不能正則漢之上計雖役役於簿書期會而未免於具文也

循吏

太史公循吏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

愳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故所紀者如孫叔敖以楚民之不便於更幣出一言而郢市復子產之在鄭班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之拔葵石奢之不敢廢法李離之不敢傳罪下吏止數人而已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而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用法度民用彫敝姦宄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東相董仲舒內史公孫洪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洪寬至三公孝武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元始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側陋而登至尊知民事之囏難自霍光之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

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洪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以傳攷之如文翁之興學於蜀王成之有治聲於膠東黃霸之在潁川務耕桑而獨以寬和名朱邑之在桐鄉有遺愛於民龔遂之治渤海捕盜勸民農桑召信臣之為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溉此皆西漢之循吏也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

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節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謡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吴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荀爽韓韶陳寔鍾皓）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陳寵江正）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以史攷之衛颯守桂陽而修庠序之教任延教越駱之民以嫁娶之禮王景之修汴渠秦彭之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王渙之令洛陽得寬猛之宜許荊守桂

陽而使民知禮禁孟嘗辨上虞孝婦之冤第五猗之守張掖歲飢開倉
而不待上報劉矩以禮遜化維丘之民劉寵之令山陰特選一錢之受
仇覽謂梟鴟之不如鸞鳳童恢之令不其而有呪虎之異此皆東漢之
循吏也唐興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求
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
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都
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
子臨軒用受元宗開元時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
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致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
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與漢相將以史攷之如韋仁壽高祖時
之治越巂人人安悅陳君賓太宗在鄧加意勞徠而儲倉充羨為政之
善卓卓可稱以至賈敦實太宗之政清靜為常棣碑韋册之憲宗教民
耕織提築扞江在江西李惠登明皇之在隋州興利除害暗與古合政自
清靜田畝闢戶口增盧明洪宣之政元和中自簡省張允濟正觀之有

路不拾遺之政蔣大鼎開邑田浚無隷渠而有滂被之德韋京駿神龍
中有教導之勸何易于自挽舟而不肯妨民其令益昌也不奉植茶之
詔而下戶賦役或以俸代輸如此者班班可見此唐循吏之可見者也
然存言循吏大抵稱太宗明皇之治效之於傳太宗之吏見名者不盈
十而明皇則無有焉盖新史循吏僅十五傳舊史良吏餘四十傳若倪
若水之政尚清淨潘好禮之為政孜孜崔隱甫之人頌善政李清之稱
為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吏治也今攷舊史有攷而新史闕焉宋璟
之在廣易茅茨而使民棟宇之利廣人於是有遺愛之頌則載於璟之
傳。初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治
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不歷縣令
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前漢循吏稱守不稱令豈以其職為甚輕耶攷之班史可稱紀者非
一若趙廣漢之在陽翟治行尤異焦延壽之令小黃三老上書願留
王尊為虢令尊守槐里兼行美陽而以高第見擢朱博為櫟陽令徙

雲陽平陵三縣亦以高第擢遷是以循良之治有足觀者而史不載之循吏至於義縱之作縣少温舒尹賞之三輔高第特其嚴毅之所致而非善治之可稱者乃備録于酷吏以時見其美何也文帝時郡縣皆循吏所以無循吏之名借曰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傳無可紀之功班固止附於賈誼篇首而已至宣帝乃有循吏可稱才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列於其間西漢之有循吏止為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范曄為明帝而作户口有最則王成刑獄有最則張敞盜賊有最則尹翁歸租稅有最則皃寬漢初治三輔多取厚樸寬恕之人考百官表高惠文景之世皆無顯顯可稱道者武帝初年石慶鄭當時猶為之最汲黯為右內史引大體不拘文法不以微文裝無知之民兒寬為左內史卑體下士務得人心與民相假貸及負租課殿當免民輸租稅不絕課更以最及武帝以後頗以刑法整齊臣下始引用義縱咸宣之徒使為左右內史於是謂郡牧守相倣而姦宄始不勝而繇衣之使始出沉命之法始行宣帝選用能吏如趙廣漢韓延壽尹翁

帰之徒相繼守三轉尚之浩穰之俗悉化為鬼魅矣宣帝初年王成在膠東時勞來不怠戶口䌓盛自張敞以治膠東名不過盡力摧挫令民傳相捕斬而已向時黃霸在河南處議常法而變吏民愛敬自嚴延年以治河南名不過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而已所謂良吏無顯顯可奇之功黃霸之在潁川召信臣杜詩之在南陽賈敦頤之於洛所謂勸農桑以養民者也文翁之於蜀衛颯之於桂陽卓茂之於密所謂興教化以厚民者也龔遂之於渤海郭伋之於漁陽虞詡之於朝歌所謂除盜賊以安民者也

薦舉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

郎中令皆自田竇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如官出入內庭以薦
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
得薦士公孫洪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
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
魯肅時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漢]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
即日促詔婁師德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說之薦張九齡
之為祕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
廷之至公[德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拳拳言之且欲請臺省長
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薄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
官皆親閱班簿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員也選人磨勘率一歲
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仁宗]時尤以選人遷官為重陳琪用薦者
十餘人知其為龍籍之胥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胡宿
之子則抑之

[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

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閭宗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賍不入己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槃辟失禮有司以爲詭舉衆虛僞左遷蓋漢薦舉之路寬而同坐之法嚴也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士門

學制類

五帝有成均之學

周禮大司學掌成均之法鄭注引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大學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尊師敬長而大學之道著焉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耆德也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冑子冑子國子也

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

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

殷制大學爲古學小學爲左學又曰瞽宗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玄云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矇之所宗也

周制大學爲東郊小學爲虞庠

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爲虞庠之制

又云天子曰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爲名化道天下之人使之成士或云辟首圓璧也雍之以水而圓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取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九室

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亞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
鄭注祭義曰周布四郊之虞庠
諸侯學曰頖宮
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云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
謂之上雍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
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泮頖音
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
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學之士也及景帝不任儒學竇太后又
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請備員而已文翁景帝時為
蜀守選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于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
蜀地由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
翁始循史傳是時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
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
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得封侯天下翕然向風矣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
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
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
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
會向病卒而止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通典及王莽為宰
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
後漢光武五年初起太學帝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中元元年初
起明堂靈臺辟雍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幸辟雍初行
養老禮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九年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
不受經又為外戚四姓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自期
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
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順帝感翟酺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

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會要質帝本初元年詔令郡國舉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游學者增至三萬餘生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晉恭辛爽等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自安貧童子潁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說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永嘉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太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透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晉虞摯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與習肄禮儀又增添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也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著募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

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人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

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
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
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三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
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
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
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
領之每舉太常共研覈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
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
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
省不置博士。東晉成帝咸和三年袁環請興學校集生徒而士大
夫習尚老莊儒風不振孝武帝大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于時無復
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
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大元
元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須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

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舍凡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
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
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文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雅好藝文使何尚之立玄素學何
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帝數幸學溫公論
曰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〇元嘉二十年立國
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大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
科科置學士十人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
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
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一百二十人其
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
學兩存焉

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輙廢之其存亦

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博士各
主一館又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會要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
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太學於
城東後徵盧玄高允差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勵儒術轉興
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
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
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
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
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通典
隋文帝詔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惟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生
四門州縣學並廢會要○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
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孫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

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于京為設考課之法州縣皆學焉太宗即位益崇儒術貞觀五年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内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録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各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

學生徒三十人以習學文字者為之六曰筭學生徒二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凡二千
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
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
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
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通典○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筭學隸祕閣律學隸
詳刑考疑○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
月敕文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
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
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為○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
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天寶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
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代宗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
請崇儒學以正風教勅曰須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
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其諸

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幷寧相朝官及神冊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藏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幷所共糧料及緣循理各委本司作事件聞

奏

唐館

弘文館

唐太宗即位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弘文館○高宗龍朔初置於東都上臺生徒三十人

崇文館

唐太宗正觀十三年東宮置崇文館○龍朔二年置於東都東宮生徒二十人兩館生徒並以皇族后親三品以上子孫為之

廣文館

唐太宗天寶九年七月置領國子監進士業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太學以鄭虔為博士至今呼鄭虔為鄭廣文會要西都六十人東都十人

修文館

唐中宗時置修文館學士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游宴畢從於是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宋朝承五代之舊有國子監太學。太祖三幸國子監。太宗亦幸國子監。真宗亦嘗幸太學由是太學翕然文風大振。仁宗天聖九年青州王曾以州闕學教育諸生乃繕官舍為州學請國子監羣書上從其請其後天下有請建學賜書與田並從之。慶曆四年宋祁上言於是諸路州府軍監並皆立學校及二百人以上又立縣學。列聖相承無不以學事為念。徽宗崇寧四年始行三舍之法建辟雍之學又慮山林之士不能月書季攷以遊庠序於是科場與學校並行舍法則歲貢科場則隨大比之歲。宣和五年復罷舍法而一歸於科舉。高宗重興太學而士風浸盛

又論

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太祖建隆三年正月癸未幸國子監二月丙辰幸國子監六月辛卯復幸國子監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上自贊孔顔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臨幸焉於是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上聞而嘉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四門顧見講坐左右曰博士李覺萬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端拱二年三月以國子監為國子學。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悅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礪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奭束帛。

眞宗咸平二年七月甲寅上幸國子監召學官觀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祕閣觀太宗聖製及墨迹惻愴久之賜祕書監祭酒以下器帛偓佺頗正第也。咸平四年六月丁卯詔諸路州縣有學校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館閣博聚羣書精加讎校經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國志乃姦雄角立之事不當傳布上曰君臣善惡足為鑒戒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鬭之書乎。又幸西京謁先聖詔河南府營建國子監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會要。景德三年五月癸丑詔國子監學官月俸自今並給見錢。景德四年二月癸酉就西京建大祖神御文置國子監武成王廟。祥符二年四月辛卯令國子監舉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

士諸科各十人前詔止開封府洎所過州軍至是本監上言故及之。乾興元年十一月壬午國子監侍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遊子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畧洎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無得差補蔭京朝官。仁宗即位崇儒術以勸學者乃首命龍圖閣學士馮元以領監事特重之上曰講學之廢久矣孰卷者不知經義非學校不興而上之教導有不至耶詔孫奭馮元薦博明經術者以名聞。天聖五年正月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希文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伺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涑水記聞。天聖九年青州王曾以州學闕學教育

諸生乃繕官舍為州學請國子監群書上從其請其後天下有請建學賜書與田並從之。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許壽州立學仍賜九經知州侍御史朱諫請之也。明道二年五月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曽之請也。三月乙未賜亳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

景祐二年三月丁酉詔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十月巳巳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三頃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九州壬寅賜鄭州學田五頃十月壬子許蔡州立學十二月乙丑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景祐三年正月巳酉許洪州容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三月癸巳許潞州常州立學。四月乙亥許衛州立學。五月戊子許許州立學。五月壬辰許潤州立學。五月戊戌許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八月甲寅許并州立學。九月庚辰許絳州立學。十月辛未許合州立學。十一月乙亥許江

州立學。[景祐]四年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二月丙寅賜常州學田五頃。十二月壬申給眞定府潞。四月乙巳賜宜州學田五頃諸州學田各五頃　。八月戊戌許華福二州立學今須藩鎭乃許立學。十二月乙酉給徐州學田五頃。[寶元]元年二月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三月己酉許潁州立學潁非藩鎭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齊有請特從之。七月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寶元]二年二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三月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十一月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康定]元年正月壬戌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慶曆]三年十月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庚申許廣州立學。[慶曆]四年春二月乙巳以上清宮田園邸店賜國子監。三月己卯范仲淹言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此八人姓名據李清臣史藁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議

夫取士當求其實則人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衆説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舍保薦舉之法。詔曰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天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求式畧通。慶曆四年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道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區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以潞王宮為錫慶院從之。嘉祐元年十二月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

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豊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子弟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循如故○嘉祐三年五月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三歲貢舉須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就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內戶貫以圖進取非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後集